

## 音容犹在杏坛上 德望长存天地间

——悼念刘有成院士

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功能有机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

2016年1月31日9时，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，中国自由化学的奠基人，兰州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有成先生在安徽合肥逝世，享年96岁。

刘有成先生1920年11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。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，1945年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，1948年利兹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系研究生毕业，获博士学位，1948年赴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任Research Associate，1951年到芝加哥大学师从卡拉施教授(M. S. Kharasch)做博士后研究员，1954年12月回国。1955年4月到兰州大学化学系工作，历任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、系主任、系名誉主任、校学术委员会主任。1987-1993年应国家教委聘任，担任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。1994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。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和第三届理科学科评议组成员，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和第二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，国际刊物《化学中间体研究》编委(1987~1989)，《中国科学》《科学通报》《中国化学》《化学学报》《高等学校化学学报》等编委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(学部委员)，20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。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先生一生获奖无数，包括2013年获中国化学学会物理有机化学终身成就奖。

刘有成先生是国内第一个自由化学研究小组的创建者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兰州大学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。先生响应祖国的召唤，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



2007年2月9日，刘有成先生于化学楼办公室。摄影 杨晓萍

条件，突破重重障碍回国，随后赴兰州大学工作。他在自由化学、单电子转移反应、辅酶NADH模型还原反应机理等研究领域，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研成果。为了与国内外同行建立学术交流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先生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，在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同时，向学界同行积极介绍兰大有机化学的科研成果，以扩大影响。1985年，他与加拿大皇后大学化学系尹国声教授合作，在兰大成功举办“国际自由化学研讨会”，为开展自由化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打开了局面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自由化学发展的新起点。

上世纪中叶，兰州大学的有

机化学学科拥有天然有机、物理有机、有机分析和有机合成四个研究方向，分别由朱子清、刘有成、陈耀祖和黄文魁教授带领科研团队齐头并进地发展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1983年兰大有机化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。当时，全国高校中有机化学被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只有兰州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所学校。坐落在大西北的兰大能入围，决非易事。1985年，国家计委决定在高校和研究所建立首批若干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正是有了前期的积累，兰大的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(现为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)名列其中。刘有成先生担任实验室首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，

为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刘有成先生1994年春落叶归根，回到家乡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。当时的中国科大，有机化学的科研力量较弱。先生虽年逾古稀，仍壮心不已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中国科大有机化学学科迅速凝聚起一支朝气蓬勃的团队，取得了快速发展：1998年有机化学获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，2002年被评为安徽省重点学科，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。如今，中国科大的化学学科已是枝繁叶茂，成绩斐然。

作为化学教育家，刘有成从兰大到中国科大，登台执教半个世纪，为培养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倾注了满腔热忱。桃李勤栽终有实，他先后培养了60多名硕、博士研究生，其中多人已成长为国内外有机化学界的中坚力量，正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谱写新的篇章。

刘有成先生治学严谨，从科研数据的收集分析到文章撰写发表，总是一丝不苟，兢兢业业。“先生对论文的修改仔细到每个标点符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文是用打字机打的，如有错误，需将整篇论文重新打出。研究生和工作人员最怕先生对论文的修改——因为大笔一挥，所有的打字结果都得重来。即使如此，论文的修改也经常达到十几遍之多。”已经退休的吴隆民教授，回忆起三十多年前和刘先生相处的日子，仍是历历在目。

但与先生的严谨相比，学生们感受到更多是关心和爱护。先生常过问学生的生活，在他们有困难时慷慨解囊。“刘先生不喜欢带我们在外吃饭，节假日他自己到食堂上我们喜欢的饭菜到他家里一起吃。看到我们吃得香，他就很高兴。”一位远在美国的学

生在微信上如是说。学生们毕业后，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和先生保持着联系。他用谚语“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”告诉学生要劳逸结合。当学生表示想念先生时，他就寄来照片——照片上的先生，穿着橘色风衣，两鬓斑白，笑容可掬，风度翩翩。

从领导到司机，从同事到学生，所有和刘有成先生相处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对人发自内心的尊重。“只要通知到的会议，先生即使坐轮椅也会准时出席。”一位刘先生的科大同事说，“过年的时候先生会给门卫送年夜饭。订车接送，他总要谢司机。”“即使年过九旬，先生仍能清晰地记得和他相处过人的姓名和细节。”

“祝您生日快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您的学生。”2010年10月底，多名院士和中国科学院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兰州大学等30多家著名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百余名学者云集中国科大，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，庆祝中科院院士刘有成90华诞。虽然90岁高龄，刘先生仍然坚持听完了多场报告。研讨会热烈祥和，大家都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先生的百岁华诞。

2016年1月31日，刘有成先生安详地驾鹤西去，中国科大立即成立了刘有成院士治丧委员会。先生仙逝当天，合肥大雪纷飞，为先生送行。

一代宗师，溘然长逝，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和财富。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，正如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前甘肃省省委书记陆浩写的挽联：“一代宗师，少年壮志，欧美求学，历尽艰辛，报效祖国情大业。百年沧桑，落叶归根，情系华夏，呕心沥血，励精图治育英才。”

刘有成先生永垂不朽！

## 天堂里应有巧克力

\* BP1420 薛梦琳

刘有成老先生，我只有幸见过一面。

去年重阳节前，化院学生会策划了一个慰问老教授的活动，正好赶上我们校报记者团在做“回忆老科大”的专题，于是我们一一起，组织了一个探望老教授的重阳节活动。

那时候，先生已经因为生病入院治疗。那个周六，我和李永哲同学提着水果在安医附院找到了先生的病房。当时是下午六点多钟，刘老刚刚吃完晚饭，护工正在轻轻地为他擦洗。得知我们是赶在重阳节前来看望他的学生，先生咧开嘴笑得像孩子一般，赶忙着请护工把此前学生过来看他时送的巧克力拿给我们吃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，眼前坐在轮椅上的，并不是一个大院士，而是一个因为有小伙伴来陪自己玩耍而激动的孩子。因为年事已高且生病的缘故，先生口齿已不怎么清楚，交流起来常需要加上肢体动作和一旁护工的解说。问起他从前的经历，先生常常是认真地思索一番，再一脸无奈地摇摇头：“唉，我不记得了哎。”然后便咧开嘴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微笑。

如果不是有幸见到刘先生，可能我对他的了解永远只停留在中科院院士、有机化学方向的一位大牛。可是这一面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孩子，一个有温暖笑容，爱吃巧克力的天真孩子。

天堂应该有不少好吃的巧克力吧。

愿先生一路走好。

午休睡醒，惊闻刘先生去世，我不禁深深的倒吸了一口气。先生一世经历丰富，育才无数。他求真务实，敢于创新，乐于奉献，耄耋之年仍坚守在实验室。太多我没有的，太多我要学的。先生走好！

——PB1320 潘磊

初见刘先生，就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。先生身体不好，耳朵也不灵了，但两眼依旧闪烁着光芒。先生笑起来很安详和蔼，见我们来看望他，还关心大家有没有耽误上课。有缘与这样智慧慈爱的长者见一面，实乃晚辈之幸。

——BP1420 陈书涵

小年前一天，突然得知刘有成先生已逝。

盯着屏幕，一阵错愕。先生竟未能见到除夕的烟火。

想起多年前史铁生先生也没能再多拥有一次新年，渐渐厌恶起冬天。

合肥的雪，请你再送先生一程。

初见先生时是在病榻之上，2015年10月末，天气尚暖。去见先生前专门翻阅了先生近一个世纪的过往，不得不说，一路走来，成就不断，荣

## 合肥的雪，请你再送先生一程

部分刘有成奖学金获得者悼念刘有成先生

2015年10月24日下午，和林格、国润和振宇一起去安医附院看望病中的先生。交谈中深深感受到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院士在意的，并不是自己辉煌的一生，而是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家乡，以及科大的学生和科大的教育。

——BP1420 倪慧琦

记得那次去看望刘先生的时候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正在安睡，面色特别安详。后来先生醒了，看到我们，他很激动，

努力说了几句话，虽然听不太懂，但能感觉到先生的热情。纵然年岁已高，他仍选择留在科大继续付出。先生是伟大的，他的选择更是伟大的。

我很幸运能见到这么伟大的人物，虽然他去了，但是他会一直留在我心中！

——PB1503 范玉麟

前后两次去医院，刘爷爷都让护工去拿两样东西：笔记本和照片。照片是他家人的全家福，笔记本上则满满都是来

## 愿我们的心灯为您暖一寸身

\* BP1503 江国润

誉满载，这一生第一次接触如此伟大之人，钦佩之余，颇觉诚惶诚恐。

从推开病房的门见到先生，到离开医院的大楼，一切历历在目。同去的三位同学，我们算是先生曾孙辈的孩子了，先生一直对我们很和蔼地笑着，漾着满满的暖意。先生将前来看望他的人名都工整地

记在一个本子上，厚厚的牛皮本中，一长串的名字，其中还有从兰州和外地铁程来看望先生的昔日学生，记上我们的名字时，已是在本子的最后。先生的受人尊敬与令人牵挂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之前听说过刘先生对知识、对读书的热爱和对科研、对工作的坚持追求。他藏书无

数，年逾八旬仍在实验室坚持工作，在我心中，这样的科学家正是受人尊敬推崇的楷模。

现在想来，与先生的相见不过是在数月之前，对先生的追念定是无法与先生的旧友、门生相比，作为毫无资历的一介本科生怎敢妄称与先生相知，只能在冰冷的书房内，默然、叹息，唯望在对先生的千万哀思中加入自己的一束。

愿刘先生一路走好，愿我们心中的灯能为您暖一寸身，让您再见这人世对您的不舍。

愿您，安然。

愿您，安然。